

人物传

自正公 讳崇庆 世居江西吉安府（古称庐陵）吉水县紫溪河 同胞兄弟四人 长自心 留江西 次自运 季自观 迁广东 四自正 公嗜学 工诗文 有名于时 元季举于乡后 选广西平南县知县 洪武二年 公携六子与兄自运以运务来湘 慨然曰 此可以居也 遂辟庐于磊石七里街之杏子园 读书其间 以适其志 所著有文集行世 以五子朝端为明朝北京挂印总兵职 而被封为武显将军

附 运务即漕运 朝廷田赋 分饷米八折 饷 即地丁银 征解藩库 折即驴粮 例为本县驿站人马开支 米即漕米 由本省民运解经运河 至天津卫归仓 湘省漕运历为殷单 胡杨湛五姓承差 湛操十三船 图头有锡江山一带水稞 归湛收取 贴补一户

启珍公 讳启珍 号时雨 道淮公第四子 朝祖房耀谦支黄家坪之裔 公封清朝正九品官爵 学有渊源 秉性刚直 遇事敢言 遇纷争并代赀以寝事 凡公益以乐捐 凡孤寡以矜恤 岁荒则克己以助之 公育有五子

忆父亲母亲

今年是甲辰龙年 农历八月十一日 是我六十岁生日 人生又翻开了新的篇章 一大早 我和任娟来到老家父亲母亲墓地 虔诚地磕头拜祭 抬头端详着墓碑上父亲母亲的遗像 往事历历在目 思念涌上心头……

父亲厚林公 字林山 民国二十年辛未农历八月二十一日 出生在汨罗镇黄家坪一个家道中落的普通家庭 享年六十五岁 母亲柳菊梅 民国十六年丁卯农历腊月二十四日出生在汨罗镇九龙山一户殷实的山村之家 享年九十三岁 上世纪初开始 父母亲含辛茹苦生育了十个子女 其中养育人成家九个 四男五女 父亲去世之时 子女们学业事业 刚刚有模有样 各自的家庭条件刚好起来 可惜晚年的福没享几天 儿女尽孝没来得及就早早地离开了我们 母亲生卒同日 儿女双全 五世同堂 承欢膝下 世人皆称母亲福气满满 在新冠疫情刚肆虐 各地封城防疫前夜 在除夕辞旧迎新的鞭炮声中 在亲朋戚友

的悲声不舍中 母亲的灵柩安葬在祖坟山父亲墓地旁 到另外一个世界与父亲团聚去了……

父亲母亲的一生 是勤劳俭朴的一生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零年 二十余年间 我们十姊妹相继诞生 在那样的艰难岁月 许多多子多女的家庭 抑或是子女不多的人家 很多孩子都难以存活 而我们家十个子女 除老七两岁时因意外受伤染病而夭折外 九个子女均渡过了那段艰辛岁月 这期间 父母不知吃了多少苦 流了多少汗 各种困苦 只有自己为人父母之后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些付出是多么的不容易 为了家中生计 养家糊口 父亲起早贪黑 没日没夜 种田之余 到处揽活计挣钱 青黄不接时 开荒种菜 一茬一茬的青菜能帮一大家人渡过难关 每年数九寒天 顶着凛冽北风 甚至冒着漫天风雪 在冰天雪地之中 步行三十多里 到屈原农场推山嘴码头 挑着百多斤鱼到县城贩卖 常常脚后跟冻裂 鲜血直流 那时母亲常常跟我们讲父亲这些辛酸的往事 她自己也是任劳任怨 青油灯下 织绩声声 黎明即起 忙前忙后 人手不够还要

帮父亲分担农活 有时在临盆生育的头天还在农田干活 节俭是那一代人的传统美德 像我们这样多子多女的家庭 更是如此 那时的记忆中 父亲母亲穿的是粗布衣裳 冬天冷了 头上系着一条破毛巾 腰上绑上一根粗布条 以御严寒 自己常常忍饥挨饿 食不裹腹 但我们兄弟姐妹 没有一个挨过冻 没一个饿坏过 一家人粗茶淡饭 其乐融融 那时候我们只有棉布衣服或者补丁衣裤穿 但个个料理得整整齐齐 精精神神 逢年过节还能穿上新衣服 即使九十年代后 全家人生活条件好起来了 父母亲俭朴的品德没丢 淳朴的家风仍在 父亲一辈子喜欢喝口酒 抽个烟 子女们孝敬父亲的好酒好烟 特别是三哥回家探亲 往往带上好多好烟好酒 他自己舍不得抽 舍不得喝 要么留着待客 要么拿到外面商店兑点低档次的 母亲亦是如此 子女们拿的零花钱舍不得花都积攒在那里 买的新衣服舍不得穿 好的零食送给左邻右舍 逢年过节时或者哪个儿孙过生日 哪个儿孙一时有困难 她都暗暗地塞上一个红包 对待我们每个小家庭 父母亲都是一视同仁 不分厚薄 记得一九九三年春节 父亲已

患海默尔茨综合症 我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回家过年 除夕夜父亲从棉衣口袋中拿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十元钞票 塞到孙女手上 说孙女第一个新年 压岁钱不多 爷爷的心意 此时父亲因病说话都已有点不利索了 但我看到父亲拉着孙女的手那种高兴劲 眼泪止不住了

父亲母亲的一生 是无私奉献的一生 父亲识字不多 在家乡威望极高 人见了都叫『林山爹』 他在生产大队和后来的村上工作了二十多年 小到邻里纠纷 大到全村发展 兢兢业业 公私分明 大集体时 每天社员出工吹哨的第一人 他为人耿直 敢作敢为 做事说话干脆 深孚众望 汨罗公社学哲学闻名全国 他曾被邀到很多地方讲哲学道理 滔滔不绝 大家都不知道他未进过学堂门 母亲读过两年私塾 宽厚 贤惠 明事理 家事 国事 即使年岁已高的时候 她都知晓 也深明大义 在那个最困难的年月以及后来的幸福日子里 父母亲乐善好施 扶危济困的义举 有口皆碑 时至今日 我们回到村里 邻里坐在一起闲聊 大家都还在念叨三爹三姨驰的好 父母亲不只生了我们的身

更重要的是一辈子养育培养我们成长 操碎了心 惦念过没忘 即使儿女自己到花甲之年后 也是如此 父母亲同甘共苦 一辈子相敬如宾 因此我们偌大的家庭 风清气正 团结和睦 儿孙个个有出息 家家平安幸福 这全是父亲母亲言传身教的结果 恩似海 情难忘 一九七九年 我考上了汨罗市七中（现市二中） 当时学校新建 规定城区及近郊学生不能寄宿 家里离学校有十多里路 立秋后 天亮得迟 断黑早 每天这么跑确实辛苦 有一天早晨 天阴沉沉的外面鸡叫 母亲以为天快亮了 连忙起床叫醒我 帮我做好早餐 我背着书包去上学 到了村口 四周漆黑 寂静无声 当时我还不到十五岁 心中害怕极了 又不敢往回走 便敲开了本家顺叔的门 他开门见了我说 孩子 这么早就去上学 到我家再睡会 确实那天起早了 还不到五点 家里当时又没闹钟 我怕耽误上学时间 才动身早了 下午放学回来 我把当天早晨的遭遇告诉了父亲母亲 父亲说 这样不行 越往后到了冬天更辛苦了 家里再困难 也要去寄宿 明天一早我去找你学校要求去 从此 我便到了学校寄宿 我知道 当时一个月几块钱

的生活费 住宿费 父母亲要从牙缝中省吃俭用挤出来 每个月 父亲按时挑着粮食送来学校 再捎上两瓶母亲做的坛子萝卜 父母亲辛苦送读 我心里酸中有甜 这也激励我发愤苦读 改变人生 父母亲的爱是无私的 儿女们都享受到了 人生既漫长又匆匆 嘴上念的 心里想的 往往在现实和情感的交织中 难以实现 一诺千金 往往成了一诺半金 父亲病重几年 正是我忙事业顾家庭最 辛苦艰难的时期 应是侍奉病榻 照顾始终之时 却往往变成了回家的探望和 慰问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这个日子永远难忘 父亲弥留之际 已七天粒米未进 回天无力 大姐夫拉着父亲的手 代表着全家人安慰父亲： 母亲会照顾好的 全家人都会好好的 您放心去吧 此时 我握着的父亲的手松了下来 他眼角流下了泪 可亲可敬 劳累一生的父亲就这样撒手人寰 从此天人永隔 此时此刻 全家人悲从中来 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 此后也时常梦到那生离死别的一刻 二零一九年腊月二十四日下午 年迈的母亲 突发疾病 抢救无效溘然长逝 在母亲九十寿诞时 我们姊妹还祝福老人家长命百岁 晚年的母亲身

体健朗 思维清晰 每天下午还能打麻将 一生爱整洁 即使雇了保姆 但她仍坚持自己动手做家务 院子里里外外整理得干干净净 这么大年纪了 穿戴得体 灰中带黑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 二零一九年冬天 三哥正好退休了 说今年早点回来 陪母亲过年 全家人团团圆圆 三哥少小离家 远居京城 一直心中有愧于父母 我把三哥要回来的消息告诉母亲 老人家高兴极了 小妹十几岁求学京城 后来工作成家都在北京 事业家庭拖累 难得回来 母亲常常在我面前念叨她又多久没回来了 一旦得知要回家探亲 高兴得一晚不睡觉 三哥回来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兄弟俩每天侍奉母亲身边 收拾院子 买盆景花卉布置过年气氛 客厅装饰字画 并把市委 市政府在母亲八十大寿时赠送的『百鹤图』湘绣匾重新裱好 悬挂在客厅中央墙上 天有不测风云 这年的冬天 寒雨连绵 天也连日不开 特别的寒冷 母亲染上疾病 在医院救治一个星期后 无奈年事已高 难挡病魔侵蚀 下午四时终于没能熬过这个关口 也未能兑现她的百岁之约 适逢母亲寿诞之日 原本准备的温馨热闹喜庆的寿宴 只能用

一匙寿糕代替 临终的母亲 在我们扶持下 强坐起来 吃下了这份儿女的孝敬 随后在友人的诵经声中安详地离我们而去……

母亲的最后几年 我从岗位上赋闲下来 陪老人家的时间多了一些了 几年过去了 母亲的音容笑貌 时常在梦中出现 物是人非 恍如昨日 父母亲虽然没有给儿女们留下巨额的物质财富 但两位老人家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是巨大的 是享用不尽的 母亲去世后 我珍藏了母亲生前一些证照 这是老人家的足迹 我要永远保存下去；珍藏了她的一个小小针线盒 这是老人家钟爱一生的东西 要作传家宝 留给后代；珍藏了一根她晚年也不想用的拐杖 这是儿孙们人生道路上的坚强后盾 必将使儿孙们行稳致远

父母亲的一生 是平凡而伟大的一生 且伟大在儿女心中是丰碑 当之无愧的；父母亲的一生 是清贫而骄傲的一生 清贫而辛劳 成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幸福 且儿孙们是您们永远值得骄傲的资本；父母亲的一生 是精彩而永恒的一生 精彩在延续 且会恒久地护佑他们的儿孙们

不朽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父母之恩 永世难报 敬爱的父亲母亲 永垂

磊雄敬书

二零二四年甲辰岁九月二十一日晨